

新言

半月刊

第二卷

第九期

論肅清積弊

民隱

本縣縣政府積弊。已於本刊前期對於新任玉環縣長之期望文內略舉及之。然未甚詳也。查此等積弊。始自前清。由來已久。但民國肇造迄今已二十五年。即國民政府成立。亦已九年於茲。建設廉潔政府之聲。洋洋盈耳。而事實上此等積弊。不但未能肅清。而且積重難反之勢。推原之故。約分數端。第一因薪給微薄。如行政司法警察等。或且全無。如推收員催糧役等。惟監獄積弊為例外。次則監督者一人耳目難周。當事者畏忌不敢告發。即或有時舉發。則因種種關係。僅申斥了事。此積弊所以永久存在而未能肅清也。頃見縣政府民刑傳票上。有加蓋不准需索分文之紅色戳記。是當局似有除弊之表現。然實際此區區數字。果能禁止其不需索乎。竊以當局如不欲實行除弊則已。如欲實行除弊。須下極大決心。首先增加或給予薪給。昔稱俸給為養廉。生活足。而廉始能養。生活不足。何能責其廉也。嘗查本縣政府職員薪給。自科員以上。均經增加。而其餘則寂然無聞。豈以其有所取而故靳之耶。次則嚴加訓練。隨時查察。使其改觀。澈底了解。為國家服務。為政府辦公。並設告密箱。招許民衆密告。通令各民衆機關鄉鎮公所。知有額外需索情

事。盡情檢舉。惟監獄方面。除責成負責人員認真查察外。並須時時親蒞監獄查問。現在中華民國刑法。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。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。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。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。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以及有管收解送或拘禁人犯職務之公務員。對於人犯施以凌虐者。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均有明白規定。如有額外需索。或凌虐人犯。一經舉發。不論何人。立即移送司法依法處罪。苟如是。而積弊猶未能肅清。吾不信也。

要目

論肅清積弊

危難的前夕

玉環之典當業

嚴重的「走私」問題

玉環縣立民衆教育館

通倫演講

英南抽隱



危難的前夕

拙 訥

在這國難嚴重變故紛乘的今日，許多人都知道前途將有不可捉摸的運命在等候着。這一點，似乎現代人的感覺力比之從前，不能不說是靈敏些。惟是試一考察吧，多數人是懼怕這運命，厭惡這運命的，他們不敢向前途正視，而唯依戀於剎那的現在，於是自然而把生活流於頹廢這一方面了。「我們儘今天快樂吧，知道明天的情形怎樣？」這些話時時可以從有知識而且似乎關心時事的人們口中聽到的。在意志薄弱而缺乏遠大目光的人們，每當危難將臨時的時候，是不免有這種現象的。中國民族，由於數千年來愛好和平的心理，馴至消滅了奮鬥的精神而成爲苟安的怯弱，實在是沒奈何的。

但是我們應得知道，這就是我們的致命傷，這比之任何重大的災變，敵人的任何重艦巨炮，都利害得多。因這頹廢不振作的心理和行爲，足以把我們的生命力斲喪淨盡。不但結果必陷於敗亡，而且可羞的。固然，我們不盡是大勇者、未嘗不覺得非常變故的痛苦，劇烈鬥爭的吃力，但我們要生存，且要光榮，運命之神，既不許我們避免痛苦而須吃力，則我們亦惟有準備我們的能力，迎上前去，不顧一切，以求達生存光榮的最後目的。我們今天或許能享樂，明天能不能？自身或許能享樂，子孫能不能？既知不能，豈容存僥倖苟得之心。

當兩個雄鷄在將鬥未鬥的時候，怒目張距，頸毛豎立，把牠的全身氣力都表現到外面來，這正是與敵人碰頭之前應有的準備狀態。藉儲我們的能力，集中我們的注意，不使我們的精神和物質有絲毫的懈怠及不必要有消耗，一鼓作氣，待時而動。

我們如以爲危難是可怕的，必須有準備而後乃能免除危難。古之憂時之士，以醇酒婦人自溺，今之娛樂不忘救國，中國人在國難時期中的人生哲學，自來如此。在這危難的前夕，我們要不要有緊張切實的準備呢。

玉環之典當業

文止戈

我國之有典當業，起源甚古，大抵有貨幣即有典當行爲，不過非專營事業。其始見於正史者，當推南北朝南史甄法崇傳：「法崇孫彬有行業，鄉黨稱善。嘗以一束苧，就州長沙寺庫質錢；後贖苧還，於苧束中得五兩金，以手巾裹之。彬得，送還寺庫。道人驚云：「近有人以此金質錢，時有事不得舉而失，檀越乃能見還。」輒以金半仰酬，往還十餘，彬堅然不受。」可知其非近代產物。而最初經營者爲僧寺，亦得一般學者所公認。如清王筠說文句讀：「當，以錢質物也。今之當舖，起於宋之僧寺。」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鑑亦有：「我國之質庫，多由寺廟兼營。而達官貴族，亦多以租錢開質庫。宋代所謂長生庫，即前者是也。」之記載。雖時代稍有不同，而認定最初爲僧寺所經營，了無疑義。不過何時由僧寺移入民間，史無可攷，無從臆測。至其地位之重要和分佈的普遍，且具有悠久之歷史，實非偶然。試看楊肇遇中國典當業：「蓋自貨幣興，借貸起，有餘資者不得其用，而無資者，欲假錢財，既無親友朋之關係，則斫於情誼，又非空言所能取信於人，乃以物爲質，約期贖回，貸資者因得物以爲抵押，則不虞其貸資之無着落，借貸者祇須有物，則可質錢，不問其識與不識也。於是資金得以流通，各方均受其利，而於貧民，尤稱其便，貧民之信用薄弱，豈一紙借據，而能博人之信哉？故貧民欲得資金之融

通，舍典當更無第二途徑……」可知其受社會的演進，挾貨幣以俱來，與貧民結不解緣也。

玉環之有典當業，不知始自何時，大抵總在雍正展復之後。蓋未設治之先，盜匪出沒，人煙稀少，而諺所謂「有錢開當店」的典當業，難保不遭其劫略，聞諸故老傳說，遜清時全縣僅有楚門金泰豫當店一所，歷百餘年，但亦係外縣人所設。本縣人則因草萊初闢，墾殖未久，資金薄弱，無力經營；雖稍有資金者，另設「代步」（俗稱小當）亦屬附庸性質，替大當作中介而已。洎民國肇造，萬物更始，代步惡例，不容再設。本縣人始自起經營，縣城惠元首先出現，繼之者為坎門聚豐（後改泰康）泰濟兩當，營業頗不惡。典當事業，盛極一時。民國十九年泰康當不戒於火，結訟經年。股東因而破產者有之，困頓纒繞之中者亦不乏其人，而貧民之損失，更屬不貲。泰濟當處境較近，日擊心驚，惟恐同遭覆轍，加以另一原因，不數月即宣告停當。惠元亦以特殊關係閉歇。全縣典當事業，是時惟有歷史悠久之泰豫，碩果僅存。誰知大勢所趨，泰豫亦難自保，結果用常三停一之法，以畸形營業，維持一線生機。乃為時不久，今春又以停止營業，拍賣存貨聞矣。

吾玉典當事業，在民初何以興盛？現今何以衰落？箇中線索，不難檢得。今試先言前者：

玉環人民，在遜清時，有餘資者，因無貯蓄機關，除購置不動產收取利息外；盡行貸借，藉權子母，其手續大抵憑一紙借據，中人加押，即已完畢。本亦經常收入，輕而易舉，後以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影響，農村日頹破產，債務人謀生不易，

焉有餘資，充償舊債？馴至本息全無。而有不動產可供抵押者，又微乎其微。於是，有資金者乃趨入經營典當業一途。蓋典當不懼貸款之奇零，不畏貯藏之重贅，况既有厚利可圖，又有抵押物品，毋憂虧蝕。而社會上重視開設當業者之地位，亦有以促成之。至於後者，其原因亦有可得而述者：

利率之限制——典當業之正當收入，以利息為主要。在昔自由操縱之下，當款利率，可任意抬高，且可盡量盤剝，當業營業，除不可抗的災害外，很少虧折。乃自政府通令限制週年利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後，既不許其重利，更難談及盤剝。而社會生活費用，日益增高，開支浩大，典當業焉得不虧損而衰落！

滿期貨之不易脫售——經營典當業，較之清票放款，實勝一籌，以有抵押品故也。當戶取贖，固能獲得利潤；即期滿不贖，亦有抵押品可資變賣。無如農村經濟崩潰，社會一般人民之購買力銳減，滿期當貨，不易脫售。此外，又因社會風尚極速度的轉變，衣服之資料式樣，朝行暮改，瞬息即遷。攔存在當舖中一二年的貨物，早已失却時尚的價值，更其難於出脫。典當業欲求資金融通，祇得忍痛賤價出售，無暇顧及盈虧了。

錢業與盛存款來源斷絕——玉環自錢莊業興起以來，典當業即大受影響。社會上一般低利存戶，大都提款轉存錢莊，既有較高利率，又可隨時提取。蓋錢莊佔地無幾，用人簡少；且多短期用戶，複利重重，獲利既豐，存款利率，不妨稍事增高，以和開支繁浩之典當業相競。資金焉能不入其懷

抱！來源斷絕，週轉不靈，典當業病入膏肓矣。

捐稅繁重——玉環在錢業未興盛之前，典當業在各商業中實稱巨擘。因而有捐皆輸，每輸必巨。今政府雖曾下廢除苛捐雜稅之令，而典當業除年納倍大營業稅（前稱帖捐）外；本地之動產捐，慈善捐……不一而足，精神衰頹之典當業，曷克當此！是以日趨沒落也。

一般人站在單純保護平民利益的立場，對於今日典當業高利貸的剝削，尤其在當櫃上「朝奉」可怕的臉孔，誰都懷有肅清的思想。但從典當業給予貧民濟急方面着想，那麼也不便絕對加以禁止，實在還冀其復活。蓋一般貧民，丁茲叔世騷亂之秋，物貴錢荒之時，需款孔亟，告貸無門，仟呼將伯，誰憐范叔，若庫開長生，春衣自可日日典也。一方資金得以流通，一方省稅亦可增多，反正暗中典受，重利盤剝者，大有人在。（聽說坎門一帶，有一二商號或民衆，私營抵押事業，一般貧民，因無正式典當業可資濟急，惟有飲鴆止渴而已。）不過有許多方面亦宜改善：如過五作月的惡例，應行廢除，以免當戶吃虧。當期視貨物性質，酌量縮短或增長，使當舖當戶，各不受重大損失。擴大抵押品種類，兼收農產品，農作物，因其少以間性，且需求普遍，當不致發生貶價問題。上述種種，如能加以改革，則收效自宏。當此復興農村，高唱入雲，平民銀行，貸款合作社等組織，尙未發展之際，週轉金融，安定下層社會經濟之功，舍典當業其誰與歸！願當局注意及之。

妓

南

我是不欲以妓女來享樂的，這話一出口，不免臉紅，恐怕

人懷疑我是假道學。實在，柳下惠不再生，對於這些花花綠綠怪迷人的神女，誰不欲真個銷魂呢？聖人有言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在焉」。可見人生吃飽了以後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性慾的滿足。一個人只有一個老婆，天天相對，即使是珍饈，吃多了也膩口，更何況菜蔬？時代進化，男女社交，早經公開了，找個把情人玩玩，也非甚難，但總須相當的工夫與心機。而且現在的社會，還未至十二分的文明，多少也有些顧忌。惟有妓，是公開的充分的便利的供給一般男子的洩慾機會。譬如在溫州作客吧，如果高興，一夜之間，可以叫到幾十個妓女的。那些紅的嘴唇，黑的眉，波浪式的羊髮，豐盛香甜溫軟的肉，媚的笑，堆滿在你的面前，發散出強烈的誘惑力，真使人有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」之想呢。多謝聰明的古人，知道怎樣以女子為性的奴隸，創始所謂女閨三百，流傳至今，讓我們現在可以隨意所欲言，大享豔福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話雖如此，在我是確實不願與妓女胡調的，計算我的過去，不要說真個肉體關係，就是隨朋友去坐一坐，也不過四五次，根本是不發生趣味，原因何在？受道德律的拘束嗎？說老實話，我們不能使這封建時代的遺毒——娼妓，不存在於現社會，却徒讓自己已不與她接近，是乃消極的自好，根於社會責任觀念，仍不免是不道德。為自己省錢嗎？怕染病嗎？這些倒不能說全無關，拿不寬裕的錢去買毒菌放在自己的身上作祟，似乎不是聰明的舉。不過真正的原因所在，却由於我初與妓接近所得的印象不愉快，所以後來看見妓，簡直有些怕，這話聽來雖似乎可笑，却是實在。

那時我大約才十六七歲吧，正在溫州念書，出身在鄉僻的

我，不用說是很忠厚的。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跟隨年長的同學，到學校附近一個算是搗母的中年婦人的家裏。冷巷裏矮矮的三間小屋，房中點着煤油燈，那中年婦人，焦黃的面孔，架在瘦削的身軀上，看來怪不舒服。我是聽年長同學說過，彷彿知道這是什麼所在，懷着好奇的心，探險似的想看究竟怎樣。年長同學與婦人低聲說了幾句，婦人出去了，我們枯坐在室內等候着。我們之中，大都等於我是初作這狎邪之遊的，大家現着焦灼不安的神情。房裏擺着的箱和櫥，受了時間的消磨，與那中年婦人有着不相上下的老醜。煤油燈的光不大亮，有些陰森森。不多久，那婦人回來了，挑起門帘，背後隨着一個穿花服的小女子。大家頓時興奮了，幾雙眼睛完全注射那女子的身上。她默默地坐下，頭也不抬，看來僅十四五歲吧，出落得苗條可愛。中年婦人命令她叫一聲各位先生，她委屈似的照樣叫了。心想這樣幽靜秀麗的小女子，却來做這皮肉生涯，真是可惜。年長同學向來兩莽愛淘氣，他坐近她的傍邊，一面握着手，一面吻着嘴，問這個，說那個，鬧着不休，大家附和着笑鬧。她繃着雙眉，不叫聲，中年婦人似乎不高興她這般冷淡，以略含怒意的眼色斜睨她。年長同學更狂了，抱起了她放在自己的懷裏，那雙手也不客氣的貪饒的在她嬌嫩的身軀上梭巡。忽然間我的心一沉，發覺那小女子的眼淚，雙雙滴下，淚珠映着燈光，眩耀一下，眼紅紅地，面上裝着苦笑。我不能在此坐了，情形是多可憐呀！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候，我溜溜出來，離開小房子，在靜靜的涼月下向學校走回，不覺喘了一口氣。在少年不解世事的心情上，像放着一塊鉛重重地沉下，初初探索那

人生的苦味。小女子的淚珠，粘住我的腦際不肯去，淚珠放大了，從其中似看見她的悲慘家庭，破床冷灶，四壁蕭然，彷彿是無父的孤女罷，母親又抱着病罷，三餐不繼，醫藥無資，於是只有犧牲了可貴寶的處女潔白而營這黑暗的生涯了。在簡單的知識上，僅憑於道德的出發點，作同情的悲惻，窺見社會的醜惡的一面。回到校裏，左右總覺得快快，那天晚上睡得不安穩，做了許多惡夢。

隔了多時以後，因偶然的與會，又跟隨朋友到一個女子的家裏去逛逛，推開門，未到小院落，即聞裏面狂放的格格的笑聲，進去坐下，這裏倒很講究哩，時式的傢具，電燈照耀，香氣氤氳，想見生涯鼎盛。床後透出笑聲，旋風似的忽然到了面前，是一位摩登的姑娘。她在朋友的肩上拍了一下，大聲笑說：「好久不見，聽說你給一個妖精迷住了，是嗎？哈哈。」我那朋友乘勢攔住了她，在血紅的唇上重吻了一下，我馬上向朋友的面面上局察，看有沒有把她面上厚重的白粉和胭脂粘得來。我是給你迷住了，哈哈。」兩個人扭作一團，險些把几上的茶碗打翻，我幸的是被冷落在一邊了，冷落在我倒也受用，如果這位姑娘也垂青於我，也和我這模玩上一玩，那真使我啼笑不得啦，那時我確曾這樣在想。那時正當盛夏，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玻璃紗，短褲，不穿襪，踏着拖鞋，豐滿的乳峯一上一下地簸動，連那紫色的鷄頭肉也明白地看見，衣服又短又窄，自複而下，凸出又凹入，曲線是完全顯現了，美嗎？那在乎各人賞鑒力的高下，不敢說謊，我那時實在覺得美在那裏，只覺得有些難為情似的。我那朋友和她倒有同樣興奮，她倚在他的身上

不能旁岸，改駛昌黎海濱，中途為海關巡船所遇，私貨船浪人開槍示威。急駛逸。該船約載砂收七百包，人造絲四百二十包。及其他雜貨約三百噸。」

因為私運一天比一天多，弄得關稅的收入一天天減少，所以總稅務司的英人和財部，就想出「緝私」的辦法，派海關職員到天津車站查驗，凡是沒有交稅的貨物，一概不准運，非補交關稅，不能裝上火車。可是「緝私辦法實行已五日，未獲收效。」私運就根本不再在天津裝車。「浪人走私，已改以汽車聯絡，越過津站，在楊柳青，滄縣，馬廠三站裝車。」就是果真被海關查獲，他們也不怕。「走私船在開濶碼頭卸岸，經海關扣留，浪人請憲兵隊長瀧水交涉，要求發還。」

所以最近當局鑒於事態嚴重，又於本月十五日向日使館提出第六次嚴重抗議，抗議書中說到自從去年八月至今年四月止，中國海關因日鮮人走私所受損失，共達二千五百萬元，四月份關稅損失達八百萬元。照此推算，每年損失要在一億元左右，相當於每年全國關稅收入三分之一。並聲明塘沽協定不能限制中國海關武裝緝私工作。

× × × × ×

說到華南「走私」的問題，也是有同樣的嚴重。華南「走私」的機關，以廈門為大本營，其資本有六十萬元，在閩南的惠安、安海一帶，設立分公司，私貨棧。他們有廣大的偵探網，有電台通消息。每三小時發一次電報，向台灣方面報告消息。走私船有三十多隻，每隻都裝置了七八支步槍。

三月十六日福州電說：「閩沿海私運，仍復活躍，廈門泉

州一帶私運機關，據說均係舊軍閥李厚基愛某方指使設立，并由某方供給大量金錢，津貼公務人員，組織極為嚴密……福州劫車匪所用之軍械，也多由某方浪人購來云……」

這種嚴重的現象，是×帝國主義對華的南北同時積極進攻，帶有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外，我們要特別注意到，私運和漢奸自治運動是有密切關係的。

這就是說：「友邦」製造漢奸的自治運動，是×帝國主義利用在中國所賺的錢，又在中國進行分割運動，「以華制華」，「以中國人反對中國人」的一種最毒辣最巧妙的一種手段。

大美晚報上登載過這樣一則通信，說私運的「營業賬目，每個月結算一次，賺到的錢，以十分之三交某國領事館，作漢奸在福建各種活動的經費。」

經過走私的嗎啡，鴉片，紅丸，白面等等，就組織各地專賣毒物洋行——浪人店鋪，用賒欠式方法，來團結一部分烟民，收買他們去探聽情報，作為牠所指揮之下組織漢奸部隊。所以在華之南北走私最盛，毒物銷行亦最盛，所謂「自治運動」，「農民自治軍」和「福建自治委員會」的各色各樣的組織也就更盛了。

總之，我們對於目前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，與特殊的意義，就不能馬虎的忽略過去。當在民衆抗敵救國原則之下，以完成員族解放，才是根本的辦法，不然，如以錯誤的眼光，視「走私」問題，還當為「地方事件」「局部問題」。那末非但華南更會更快的成為華北第二，就是整個的中國只有走上殖民地的路一條。

通俗講壇

四 麥之黑穗

當醉人的南風吹來，麥田中不論大麥小麥，都會一俯一仰地搖擺起來，似有隨着薰風的力量，造成一條起伏不已的波紋；這就是古人所說的「麥浪」者也。然而在這搖曳不停的麥浪中，還有夾着幾個與其他不很表同情的黑穗出現；若要認識牠的真相，用白紙將黑色細粉擦來，拿到顯微鏡下去看，可以看出這些黑粉，原是菌類種子，因為從無性生殖產生的，所以也叫做孢子。現在先把黑穗產生的經過，約略介紹一下：

大小麥的裸黑穗（病穗）上，全是漆黑的細粉，當刮風時，一部分便像風媒花授粉般，恰巧被送到剛開的麥花的柱頭上附着。這時，也同花粉生管一般，發芽而生一條菌絲。菌絲鑽進柱頭後，在花柱裏面，儘管向下向上，探索前進，不久達到了胚。此後，便一逕潛伏在那裏，直到種子成熟。所以來年黑穗的根苗，有一部分已種在今夏成熟的種子中了。

它在種子中，度過炎熱而至秋末冬初播入泥中發芽時，菌絲鑽入幼莖中生長點，也急忙跟着麥的生長；到麥已長成而吐穗時，就將菌絲伸入子房或藥，產生黑色的孢子；不久，和去年一樣，變成整個黑穗了。

從此可知黑麥穗，是麥中的禍根，所以我們在麥浪中看到

它，便要輕手輕腳地將它翦下，勿讓它飛散。翦來後，堆在一塊，放一把火，燒個淨乾。

至於有黑穗菌潛伏的種子，比重大概較低，所以用精密的鹽水選種法，也能除去大部分。

而且種子和黑穗菌對溫熱的抵抗力，也有高下不同，可利用這點行冷水溫湯浸種法來殺菌，方法是：先將麥粒在冷水浸六小時，再在攝氏九四·五度（華氏百三十度）的溫湯中，浸五分鐘後，立刻取出，澆潑冷水，使它立刻冷卻，攤在籬匾上，乾燥保存。因為乾燥的種子，傳熱不易，往往使潛伏在深處的菌絲，因未受高溫而免死。

行冷水溫湯浸種法時，還須留意下列幾點（一）若將冷的種子立刻放入有規定溫度的溫湯中，那末溫度便驟然降低。所以要再備一只桶，裏面盛五十度左右的溫湯，種子先在這湯中一浸，再放入有規定溫度的容器中。（二）容器中的溫湯，起先雖是規定溫度，但常因不斷地散熱而降低，所以要隨時添加熱湯，保持定溫（三）爲了使全部種子能以同樣速度，上昇到規定溫度，要不絕地攪拌。

（四）浸的時間過長，連種子也死，所以不能超過五分鐘。

新言半月刊

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十日出版

編輯兼發行 玉環新言社

印刷 朱公茂印書局

定價 每份大洋三分

1917

温州市图书馆
WENZHOU LIBRARY

00597